

荷塘丝语
◎ 冯周鼎

中元秋柳叶思纷

◎ 王嘉祥

中元节作为一个传统的祭祖节日，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情感表达。退休后的这些年，每逢此日，我总要回老家祭祖，借机拜访乡里乡亲。父母亲谢世后老家就断了炊烟，老宅多年空关着，我和弟弟妹妹，把居住在同村的姐姐家当成家。

姐姐夫虽都是80多岁的人，但身体硬朗，头脑清爽，父母亲的生卒年月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他们对清明节、中元节（农历七月半）、冬至和除夕，这些传统的祭祖节，保持着一种世代相传、绵延不绝的虔诚和敬畏，相信食物是人神沟通和传递信息的媒介，是给祖先寄托思念和祝福的途径。因此，把给老祖宗置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当作头等大事。尽管这种传统家祭形式，当下已经蜕变成了“简约版”，但姐姐夫却多年守旧如新。

中元节是一年中继清明节后的第二个敬祖节，同样被他们视为重中之重。依着老人舌尖上的味道，他们几天前就已着手准备食材，父亲喜欢吃水煮的嫩糯玉米棒，姐姐早从绿色的玉米秆上掰下半篮子；母亲爱吃水蜜桃，姐夫一大早从大桃树上采下来后，藏在冰箱的保鲜层……中元节前一天，两个人骑着电动车赶到八九里外的搬经小镇，采购鸡鸭鱼肉，作为冷盘热炒的主料，又包了猪肉荠菜馅的扁食，摆了满满两筛子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站在庭院门前的桂花树下翘首以盼，期待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兄妹三个，都领着各自的儿女们回来。

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孙子，是个00后，今年四月初放假回国。他从书斋和百度里晓知炎帝、黄帝和蚩尤为“中华三祖”，但不知道我们王家的根在哪里？祖坟在何处？清明节曾带他回乡扫墓，是想让他懂得不管身处天涯海角，还是异国他乡，一定要牢记祖籍是中国，根植在江苏如皋西乡的高沙土里。中元节前，他发微信，让我

们回乡祭祖时，替他给先人磕三个头。身在异乡他国，不忘王家祖宗，孙子真的长大了，这让我非常欣慰。

依照老家的习俗，家祭都选定在中午，请列祖列宗入席摆在正堂的八仙桌就餐。姐姐先摆上四盘八碗，然后点燃高香银烛，斟满陈年老酒后，依照辈分大小，大家依次跪拜磕头。姐夫蹲在化宝盆旁边，低着头焚烧纸钱，“风清气爽日初斜，冥币成灰追晚霞。”纸钱和冥币化成的灰烬四处飘散，如一只只黑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。这个只有在教科书和影视剧里才看到的画面，真实展现在眼前时，还是让子孙们感到新奇。

我家的祖坟在老宅前方不远处，一个叫贰拾亩园的故土。打小就听爷爷说，祖坟骑在龙脊背上，是一块风水宝地，经年累月护佑着王氏子孙后代平安，家族兴旺发达。所谓的龙原本是意向性动物，存在于人们的崇拜和追捧中。西乡的高沙土下哪有什么龙脊？只是老祖宗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心理依赖而已。

每年中元年，王家后代总要从如城、南通，或泰州、上海等地相继赶回家，午饭后带着祭品，陆续聚集到了贰拾亩园。大家先动手除草、修坟，而后，老老小小一起向祖先行族礼。此时，村前庄后的原野上，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，空气中弥漫着对祖先的缅怀和挂念……

“中元秋柳叶思纷，忆念亡亲托暗云。”我伫立在父母亲坟前，耳际响起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句：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……后来啊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”眼前幻出母亲慈祥的笑容和父亲脸上无奈的神情。返程路上，我静静坐在车内。想想家乡的过去，瘦得如同一只乌鸡，改革开放，斗转星移，如今变成了金凤凰。追思先人，犹似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；喜看今朝，恰如

“红霞万朵百重衣”。

想起去年清明节回乡扫墓，偶遇儿时的一个伙伴，他在香港大学执教30多年，定居超过50余载。当他也成了八旬老翁后，经不住乡愁的苦苦煎熬，终于携爱女回来寻根问祖。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，他家的阳宅和阴宅均已不复存在。经村上老人回忆指点，他率后代面朝有他祖坟的一片麦地，虔诚地点燃三炷高香，又是磕头又是烧纸，然后捧起一杯黄土，用红绸布包裹着揣进了怀里，才恋恋不舍地上了车。回到香港不久，他就去世了。临终前嘱咐女儿，一定要用那包黄土做一只枕头，放在他的灵柩里，让他枕着故土，梦回故里。

于是，我想，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年轻时最想离开，年老时最想回去的地方。

央视“记住乡愁”栏目片首曲有词：“乡愁是一碗水，乡愁是一杯酒；乡情是一朵云，乡情是一生情。”扫墓祭祖，慎终追远，是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血脉传承。

据雒文化学者研究考证，曾被赶到深山老林里去的苗族同胞，将九州中的大扬州视为故乡，死后棺材头都朝向东方；作为游牧民族的欧洲斯拉夫人，向东迁徙的成了东斯拉夫人，分布在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；向西迁徙的成了西斯拉夫人，分布在波兰、捷克和斯洛伐克；向南迁徙的成了南斯拉夫人，分布在原南联盟所属6国，但遍布欧洲的斯拉夫人，都不忘黑海北岸是他们民族的根；生活在北极圈内外，即从西伯利亚、阿拉斯加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，靠在雪地上打猎和海上捕鱼为生，但他们始终不忘自己是亚洲蒙古人的后裔。

据此可言，寻根问祖，既不分种族，也不分国籍。

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”这个柏拉图的人生“三问”，至今没有标准答案，总在拷问每个人，交出各自的答卷。



芭蕉扇中的往昔

◎ 蒋春昇



近日，每天上午在曹顶纪念公园吹奏萨克斯的古稀老人朱进平老师，竟慷慨大方地给每一位吹友赠予了一把精美折扇。当我接过这份特别的礼物时，不知为何，竟情不自禁地随口轻轻吟起了那首极为熟悉的童谣：“扇子有凉风，日夜在手中，有人问你借，等到八月中。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于儿时那芭蕉扇的无尽美好追忆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通城，每逢炎炎夏日，家家户户几乎都离不开那把显得质朴又简单的芭蕉扇。它不仅是大人们用来驱散炎热的得力之物，更是孩子们在嬉戏玩闹过程中的快乐之源。

每当有崭新的扇子进入家中，母亲总会极细致地将其放置在那清澈无比的水里进行一番精心洗涤，而后再用热水仔细烫过，等到晾干后，又会小心翼翼将其压平。为了防止扇子出现磨损，她还会找来长长的窄布条，沿着扇边极其耐心地一针一线认真缝上，仿佛是在给这平凡无奇的物件增添上一份别样的温情与耐用性。而孩子们呢，则有着独属于他们自己那别具一格的“个性化”手段——他们会把铁钉烧得炽热滚烫，随后就在扇面上烙下《扇子谣》的歌词，甚至还会刻上自己的名字，那份纯真的乐趣，时至今日回想起来，依然倍感温馨与亲切。

那时，我家居住在友谊桥东道的灰地巷内，巷口便是南通通往金沙的那条马路。每到夏日傍晚时分，邻里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，纷纷汇聚在金通路旁。大人们手中紧握着芭蕉扇，谈天说地；孩子们则是以扇作剑，追逐嬉戏，欢快地哼唱着那首耳熟能详的《扇子谣》，欢声笑语就这样充斥着整个狭小巷子。有时候，孩子们会相互用芭蕉扇给对方扇风，你给我扇十下，我给你扇十下，轮到谁的时候就会竭尽全力，满心期待能一口气顺利完成。有时，不但没被扇得凉快，反而头上还冒出了一串串汗珠。最令人捧腹大笑的是，孩子们会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，对面站着一个手持芭蕉扇的孩子，他从第一个开始，依次为每个小伙伴送去一丝清凉。他们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欢快地唱着：“一人扇风二人凉，二人扇风三人凉，三人扇风四人凉。”然而，当歌词唱到“四人凉”时，扇风的孩子会调皮捣蛋地改唱成“死人凉”。此时，排在第四位的孩童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玩笑的对象，便会笑着扬起自己的芭蕉扇，轻轻地拍打那位调皮的扇风者。这样的场景总会引发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，那童真的快乐就如同那轻盈的气息一般，在夏夜空气中悠悠飘荡着。在这一瞬间，那扇子已不单单只是消暑器具，更成为连接邻里间深厚情谊的一条牢固纽带。

在夜深人静、难以入眠时，是母亲用她那无比温柔的双手，轻轻摇动着芭蕉扇，为我赶走夏夜的闷热与蚊虫。伴随着母亲轻声哼唱的《扇子谣》，我渐渐沉入了梦乡，等到醒来时，总能看到母亲依旧守在我的身旁，虽然她已显得疲惫不堪，但那手中的扇子却从未有过停歇。现回想起来，那温暖且细腻的母爱仿佛化作了一缕轻柔无比的风，依旧在我的身边悠悠环绕着。

如今，空调已成为夏日避暑的首要选择，而那把曾经伴随我们度过无数个炎炎夏日的芭蕉扇，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然而，每当回忆起那些在芭蕉扇下度过的悠悠岁月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温暖与深深怀念。那些关乎亲情、友情以及童年的美好记忆，就如同那把永不褪色的芭蕉扇一样，铭刻在心间，永不磨灭。

